



参考材料

汇 编

5

1989

莫斯科的夜空

新 华 社 参 编 部

新

31
8
32

部

莫斯科的夜空

翻 译：星 灿

责任编辑：任 翔

新华社参编部

编者的话

《莫斯科的夜空》是继《克里姆林宫秘闻》和《红场迷雾》之后的有关苏联大清洗情况的最后一集。

本集的选材重点有二。第一是有关苏联最高领导层在大清洗问题上表现的初步论述，九篇材料几乎涉及到当时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第二是苏联对它的外交史正在进行初步反思的内容，其中涉及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利弊、希特勒入侵前的苏联战备、国际共运风波和苏芬战争内幕。苏德条约中早已流传的“秘密条款”正在苏联波罗的海地区三个加盟共和国内引起热烈争论：本集选译的材料均是苏联最新公布的、过去鲜为人知的史实，内容详尽，情节生动，可读性强。

“沉冤昭雪”和“囹圄一瞥”两栏内的九篇文章都是记实性报道，真人真事，扣人心弦。

文内的小插题有的是原文中就有的，有的是编者加的。参加本集翻译的有：马堃麟、韦政强、羊羽、曲季涛、苏群、吴特珍、应震象、张书武、张景海、霍本娴。

欢迎读者对选材、翻译和编辑工作提出宝贵意见。

1989年2月

AYAC 02/07

目 录

第一部分：千秋功罪

列宁遗嘱的前前后后	1
谁杀死了托洛茨基？为什么？	16
列宁去世后苏联领导层的演变	31
斯大林和他周围的人们	46
莫洛托夫的政治画像	60
拉斯科利尼科夫笔下的斯大林和莫洛托夫	76
1947年可怕的阴影——领袖与沙皇	85
卡冈诺维奇和大镇压“特别三人小组”	97
冤魂知多少	101

第二部分：外交成败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利弊	108
对苏联历史上某些国际问题的探讨	117
苏芬战争和希特勒入侵前的苏联战备	
——亚·米·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回忆	125
共产国际以后的风波	133

第三部分：沉冤昭雪

金色的囚笼——图波列夫1367天的囚徒生活·····	138
费·费·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时代和命运·····	152
经济学家尼·德·孔德拉季耶夫的厄运·····	163
红色金融家索科利尼科夫·····	175
目击者谈“列宁格勒案件”·····	180
罹难的信件·····	189

第四部分：图图一瞥

夜漫漫——一个德国女共产党员对科雷马劳改营生活的回忆·····	194
《这些人没有从事任何反对苏联的犯罪活动》 ——威廉·皮克致共产国际的信·····	208
古比雪夫妇女劳改营的生活·····	209

第一部分：千秋功罪

列宁遗嘱的前前后后

弗·帕·瑞莫夫

(苏联《真理报》编者按：今天发表一篇文献资料，介绍弗·伊·列宁1922年12月底和1923年1月初口授的记录。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室主任、历史学博士弗·帕·瑞莫夫对这些资料进行评述。)

我直率地说，这封信是不简单的。这不仅对于那些不了解情况的读者来说是这样，就是对于历史学专家来说也是这样。它要求作出非常准确的、深思熟虑的、辩证和客观的分析，甚至可以说是客观主义的分析。

您要知道《给代表大会的信》^①是如何写出来的吗？这没有任何秘密。我们从书架上取下《列宁全集》第45卷，在卷末部分登载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值班秘书的日记》。《日记》包括从1922年11月21日到1923年3月6日列宁交办的事务、接见来访者和其它一些事情的记录。做日记记录的是人民委员会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莉·亚·福季耶娃，人民委员会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助理秘书玛·沃罗季切娃，秘书娜·谢·阿利卢耶

^①列宁的亲友和战友把这封信称之为《列宁的遗嘱》。——译注

娃、M·N·格利亚谢尔、C·A·弗拉克谢尔曼和图书馆馆员III·M·马努恰里扬茨。

列宁病重

我们从1922年12月12日开始看起。

应该说，记录是不完全的，因此建议读者要看完它们。

1922年12月12日 早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由高尔克村回到莫斯科，11时15分来到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呆的时间不长，然后就回家进了自己的房间。12点又回到办公室，同人民委员会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A·N·李可夫、列·鲍·加米涅夫和亚·德·秋鲁帕……谈话至2点钟。傍晚5点30分列宁回到办公室打电话，从6点45分同刚从第比利斯回来的费·埃·捷尔任斯基谈党的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同格鲁吉亚联共（布）一些中央委员的冲突问题。这次谈话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极为激动。然后他研究对外贸易垄断问题。晚上8点15分回家。谁也没有想到，1922年12月12日竟是弗·伊·列宁在他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里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12月13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病两次发作。尽管如此，医生们还是作出了很大努力才说服他暂时完全停止工作。列宁说，今天要把事情处理完，应当加紧。别让病把工作耽误了。

以后整整3天（12月13日、14日和15日）都在抓紧干：打电话，在家里接见同志们，准备第十届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讲稿，写了几封信和有关垄断对外贸易方面的笔记，为人民委员会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分配职责，过问了1922年谷物的收购、社会保障、公民登记和其他一些问题。

12月15日夜间至16日健康情况恶化。疾病再次发作。尽管如此，12月16日早晨，在医生到来之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向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口述了一封信。从

11点至11点45分医生B·B·克拉默和A·M·科热夫尼科夫来看病。列宁拒绝了他们要自己到高尔克村去的建议，决定留在莫斯科。列宁委托克鲁普斯卡娅转告斯大林，由于健康原因不能在第十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讲话了。被迫放弃讲话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忧伤。

12月18日 举行俄共（布）中央全会。决定征得医生同意后向列宁报告全会的决议。全会通过一项专门决定，委托斯大林个人对遵守医生给列宁规定的作息制度负责。

12月20日 奥·弗尔斯特教授探望了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热情欢迎他，并问他是如何来到这里的。

12月21日 列宁经弗尔斯特教授允许，向克鲁普斯卡娅口授了一封给托洛茨基的信，对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垄断对外贸易问题的决议表示满意，建议作出在党代表大会上提出加强对外贸易和改进对外贸易措施的决定，并请求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员团内宣读他的这个建议。

在这之后，斯大林知道了这封信，打电话并粗暴地责骂了克鲁普斯卡娅，并拿检查委员会来威吓她，因为她按口授写了上述信件。为此，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于1922年12月23日给列·鲍·加米涅夫写了一封信：

“列夫·鲍里索维奇，经医生允许，伊里奇向我口授了一封短信，为了这封短信，斯大林昨天极粗暴地责骂了我。我入党已经不是一天了。30年来没有一个同志对我说过一句粗话，我珍视党和列宁的利益并不比斯大林差。现在，我需要最大的自我克制，什么可以同伊里奇说，什么不能同伊里奇说，我比任何医生都知道得清楚，因为我知道，什么事情会使他激动，什么事情不会使他激动，不管怎么说，在这一点上我肯定比斯大林强……。我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我的神经已经紧张到了极点。安娜·克鲁普斯卡娅”。

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没有立刻把这件事告诉列宁。因此这对1923年1月4日记录中对斯大林的鉴定不可能有任何影响。直到1923年3月初列宁才知道了发生的事，并口授了一封给斯大林的信：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

您曾给我妻子打电话粗暴地责骂她。虽然她向您表示同意忘掉发生的事，不过这件事还是通过她让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知道了。我不想轻易忘记针对我做的事。也不想缄口不提，我认为，针对我妻子做的事，也就是针对我来的。因此，请您考虑一下，是否同意把说过的话收回去并赔礼道歉，或者宁愿我们之间的关系破裂。

顺致敬意

列 宁 1923年3月5日”

据后来玛·伊·乌里扬诺娃^①给俄共(布)中央和俄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7月(1926年)联席全会主席团的信中说，斯大林已经赔礼道歉了。在这次联席全会上提出过这个问题。

我再重复一遍，这次冲突根本不可能影响《给代表大会的信》。但是，单独地来看，这件事相当清楚地反映了与此事有关的人的道德面貌：斯大林的粗暴、冷漠和无情以及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的极大的忍让、温和和礼貌。

12月21日 列宁委托尼·彼·戈尔布诺夫求正在国外出差的最高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部部务委员М·Я·拉皮罗夫—斯科勃洛尽快买两部供口授时用的录音机，请外交信使带来。列宁在同自己的疾病作斗争。列宁没有屈服。

12月23日夜 病情恶化。玛·伊·乌里扬诺娃报告一个悲伤的消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病情加重了。右臂和右腿瘫痪

^①列宁的妹妹，党的活动家。1898年入党。——译注

了。此后，列宁自己就不能写字了。

列宁口授遗嘱

12月23日 列宁请求A. M. 科热夫尼科夫医生允许他向速记员口授5分钟的事，因为“有个问题使他不安”，不讲出来，他睡不着。得到允许后，把玛·沃洛季切娃叫了来(21时开始)。

沃洛季切娃的记录：

“口授了4分钟。他自我感觉不好。医生来过。在开始口授前他说：‘我想向您口授一封给代表大会的信。您记吧！’口授得很快，但他病痛的样子是看得出来的。口述完之后，他问那天是几号。我脸色为什么那样苍白？……”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这样口述了《给代表大会的信》的第一部分，其中谈到要用工人充实中央机构。

12月24日 医生要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停止同秘书和速记员谈话，作为回答，伊里奇最后通牒式地提出一个问题：要么允许他每天短时间地口述自己的“日记”，要么他干脆拒绝医治。可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用“日记”这种轻松的叫法可能更快得到允许。

当天，也就是12月24日，斯大林、加米涅夫、布哈林同医生商量后作出决定：“1.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权每天口述5—10分钟，但不应具有通信性质，对这些笔录，弗拉基米尔不应等待做出答复。禁止会见。2. 朋友和家人均不应把政治生活中的任何事情告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给他提供思考和能引起激动的材料。”

列宁把玛·沃洛季切娃叫了去(18时和20时之间)，向她口述了(10分钟)《给代表大会的信》第二部分^①，这部分包括对党的一些著名活动家的个人鉴定。

^① 这部分的内容和1923年1月4日对这部分补充均附录在本文的后面。——译注

玛·沃洛季切娃在日记中写道：“他提醒我说，昨天（23日）和今天（24日）口述的东西是绝对秘密的，他不止一次强调了这一点。他要求把它口述的一切都要特别负责地保存在一个特别的地方，他说这些都是绝对秘密的。”

这里要补充的是，后来发生的事也很重要。玛·沃洛季切娃在1929年写道：“副本的草稿被我烧了。按列宁的愿望，这些文件的副本装在盖有火漆印的信封里，他请求在信封上写明，这些信件只有列宁，在他死后只有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可以拆开。‘在他死后’这句话我在信封上没有写。”

这里不妨离开话题，扯远一点。列宁不希望任何人，包括政治局委员在内过早地知道他在这些文件中谈到的那些个人评价。这是可以理解的。可以想象，过早公布列宁的口述材料的记录会引起什么样的结果。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12月23日记录中谈到增加中央委员人数的《给代表大会的信》的第一部分，当天就送交俄共（布）中央了。在《列宁的信、笔录和指示登记本》上有此记载。

至于12月24日、25日、26日记录的其余部分的命运，文献中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看法，认为只是在1924年5月，当克鲁普斯卡娅向中央的一个委员会转交了列宁的笔录时，列宁的所有口述记录的内容才为人知，其中包括12月底做的那些记录的内容。但是，文件也证明了另外一点。有关12月29日以前的全部记录，福季耶娃至少通报了斯大林和其他几位政治局委员。1923年12月29日，福季耶娃在写给加米涅夫的一份说明中解释说，她这样做是因为沃洛季切娃没有提醒她要最严格而准确地履行列宁的要求。但是，只要看一看我们前面援引的列宁值班秘书的日记记录，就足以说明福季耶娃的解释是令人怀疑的了。

可见，政治局委员和一部分中央委员是知道列宁给几位党的活动家所做的严格保密的个人鉴定的。很难设想，他们对这些评

价没有作出任何反应。

人们没有把粗暴地违背列宁要求的这件事告诉列宁，他们懂得这将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同时也考虑到列宁的健康状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坚信，他的遗言在党代表大会之前会被严格地保密。

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谈日记的事吧。

12月25日，列宁继续向玛·沃洛季切娃口述《给代表大会的信》第二部分。

12月26日，列宁向莉·亚·福季耶娃（15分钟）口述了《给代表大会的信》最后一部分。

12月29日，补充《给代表大会的信》——关于增加中央委员人数》。

医生允许列宁看书。

1923年1月4日，列宁向莉·亚·福季耶娃口述了对自己1922年12月24日《给代表大会的信》第二部分的补充，其中对斯大林作出了鉴定，并建议考虑撤换斯大林俄共（布）中央总书记职务的办法。

个人评语

这首先不是指性格特点，而是指对党的事业的态度、世界观、对马克思主义是否忠诚以及是否善于辩证地分析局势。

斯大林

我们先来看看对斯大林的评语。就从1923年1月4日对1922年12月24日的信作出的补充说起吧。下面一句话是众所周知的：“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处于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

我认为，这对您和我们的读者可能会产生的问题作出了准确

回答。列宁从来是不脱离一个人所献身的事业和所担任的职务来抽象地谈论道德和性格特点的。这是列宁方法论的一个关键。这也是列宁的一个教导，教导我们如何评价人，特别是政治活动家。

1922年春，斯大林被选为俄共（布）中央总书记。在这之前，即从1919年3月起他担任政治局委员，主管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和工农检察院的工作。无论是在国内战争年代，还是在战争结束后的最初岁月，即在我们现在所说的时期以前，斯大林都表现为一个坚定的领导者和优秀的组织者。这些情况曾经指出过，在党内也以适当的方式指出过。

从1921年下半年起，政治局委托斯大林主持中央委员会的组织工作。责成他从事中央全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的筹备工作和其它工作，实际上他担任着中央书记的职务。

还应当指出，列宁曾是苏联政府的首脑。从表面上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党内和中央委员会都没有担任职务。但他主持中央全会和政治局会议。可是，列宁实际上不仅是苏联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人，而且是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人。而中央书记和书记处领导人是实际上的助手。这个职务没有正式规定，但实际上却指定了一位领导书记处工作的书记。

当列宁的健康状况恶化时，就产生了充实书记处的问题。需要一位能在列宁不在时主持党的工作的权威领导人候选人。于是，选举了斯大林。当时，为了提高这一职务的威信和权威，决定把该职务称为总书记，以示区别于其他书记。当然，这一职务的作用大大提高了。于是，中央全会就选举斯大林担任了这一职务。

这一职务在党和国家权力的整个系统中开始具有关键性意义。列宁看到了这一点，明白了这一点。由此，列宁说了下面一段话：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所有这一切——手中的无限权力、不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的可能性——加上弗·伊·列里发现并指出的粗暴、经常发怒、任性、没有耐心等缺点使列宁不得不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记者问：《给代表大会的信》的第二部分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这种事件也可以少归罪于他个人。”这里只字未提要求作出解释。为什么这个事件“不是偶然的”？为什么是“当然”；为什么“可以少归罪于他个人”？请弗拉基尔·帕夫洛维奇（瑞莫夫）解释一下。〕

1917年10月10（23）^①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会议讨论了武装起义问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武装起义。他们在会议上遭到失败后于次日—10月11（24）日向中央提出了一项声明并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莫斯科区委员会、芬兰区域委员会以及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北方区域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写了一封名为《论时局》的信。他们在信中反对中央通过的武装起义的决定。他们在10月15日（28日）彼得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会上宣读过他们的信），和10月16日（29日）中央扩大会议上没有得到任何支持。于是加米涅夫以个人的名义和季诺维也夫的名义在10月18日（31日）《新生活报》上发表声明反对武装起义，泄露了党的秘密决定。

列宁当天写了《给布尔什维克党员的信》，而于10月19日（11月1日）写了《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信》。

^①括号外的日期是旧的俄历，下同。——译注

10月20日(11月2日)党中央委员会讨论了列宁给中央的信。会上费·埃·捷尔任斯基第一个发言,建议“要求加米涅夫完全退出政治活动”。对季诺维也夫他注意到后者也是隐蔽着的,没有参加党的工作。雅·米·斯维尔德洛夫指出,加米涅夫的行为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是正确的,但是中央委员会无权把他开除出党。他建议接受加米涅夫退出中央委员会的辞呈。斯大林在会上两次发言。开始他建议在中央全会上讨论这个问题;当这项建议未被接受时,他在第二次发言时说,“开除出党不是办法”,并建议要求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服从中央决定,把他们留在中央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之前;斯大林还在10月20日(11月2日)《工人之路报》刊登的《编辑部的话》短文里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斯大林在这篇短文里写道,弗·伊·列宁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语调虽然尖锐,但没有改变这种关系:“我们基本上仍然是志同道合者”。这篇短文是在加米涅夫在《新生活报》上发表文章和弗·伊·列宁两封信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行为作出评价之后刊登出来的。

中央接受了加米涅夫退出中央委员会的辞呈。要求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得发表任何反对中央决定的声明。

不管怎样,到我们谈到的那个时刻为止,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一直是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是人民委员会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季诺维也夫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但是,列宁很了解他俩先前的过失,认真研究过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更为明确的是列宁了解他们代表和表达谁的利益、谁的观点。“当然”这个词就是由此而产生的。

现在我们回顾一下不久前在1917年4月发生的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4月)全俄代表会议上提中央委员会组成候选人时,一大批代表提了加米涅夫的名。列宁发表了讲话,说加米涅夫反映了某些阶层的群众情绪。因此,在中央委员

会有这些情绪的表达者是主要的。当时列宁补充说：“我们同加米涅夫同志所争论的事情只能产生积极结果。提名加米涅夫同志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同他的争论是很有价值的。使他深信不疑，经过一些困难你就会知道，你从而也就会克服在群众中产生的那些困难了”。

由此也就产生了复杂词组的辩证谜底——“…也可以少归罪于他个人”。列宁说，他们的世界观，反映了群众某些阶层的情绪。必须一直注意这些阶层，同这些阶层进行论战，说服他们，因为这些阶层实实在在地存在着。虽然这样做会造成不少困难，列宁就是在这方面表现得象一位杰出的战士、论战者、现实主义者，他考虑到了党的生活中出现的困难和矛盾。

托洛茨基

看来，也必须这样解释列宁有关托洛茨基的非布尔什维主义的意见。列宁考虑到托洛茨基同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的漫长道路。这条复杂而曲折的道路使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仅通过我们这样一次短短的谈话是说不清他的这条道路的。对您和读者该提出点什么建议呢？…请打开弗·伊·列宁全集的索引，在人名索引部分找到托洛茨基的名字，并对卷末的注脚作些考查。请读读列宁在党的历史的不同时期，革命运动史上的不同时期有关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的论述，考虑一下，思考一下。

我只补充一点：同布尔什维克，同列宁进行的长年斗争不仅留下了痕迹，而且这样漫长的岁月也远不是偶然的，它们反映了托洛茨基一整套的观点和世界观。当然，这里的问题不单单在于这个被列宁称之为过分自信的人性格上的缺点。托洛茨基在党内，在群众中也有他的拥护者。他以一个演说家的风度和才华将一部分受到极左调羹感染的群众吸引过去。在那些年代，“左倾”情绪广泛流传，尤其是在青年中间。不管多么痛苦，不管多么困难，都必须承认这一点。

1922年，托洛茨基是政治局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在这个时期，托洛茨基成功地完成了党在国民经济领域中的一系列委托，同时却又过分醉心于“纯行政手段”，正如列宁指出的，这最终导致了他同中央的对抗。

布哈林

对这个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称之为党的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的评价引起了不同的看法。列宁在这里指出，“要把他的理论观点算作完全马克思主义的，那是很值得怀疑的。”

这里有没有矛盾呢？是的，是有矛盾。但是这个矛盾是辩证的，正如生活本身是矛盾的一样。回忆一下在签署布列斯特和约时布哈林的立场吧，回忆一下他在辩论工会问题时所持的立场吧。他的这一立场只能用不懂辩证法来加以解释。布哈林本人也承认这一点。请看看1985年出版的列宁文集第40卷吧。该卷从第388页起刊登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尼·伊·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意见。上面有一大堆精确的脚注！列宁指出，对社会现象没有进行足够深入的分析，存在烦琐哲学和折衷主义。同时也高度评价了那些对过渡时期规律作了正确论述的地方和章节。研究这些注释对所有对政治经济学、科学共产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感兴趣的人来说是一项非常有益的学习。极其有益，你们在研究时会确信这一点的。

因此，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里作了说明：对布哈林的评价只是“就现时来说的”，他相信布哈林必须充实自己的知识并改变“自己的片面性”。

皮达可夫

列宁也认为皮达可夫是个杰出的和忠诚的工作人员——“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卓越才能的人”，但是太热衷于行政手段。然而，列宁在这里也表示希望他会改正自己的缺点。

所有这些评价除了纯粹的提供情况外，还具有方法学上的意